

“言”与“意”间的距离

连巧红^{1,2}

(1.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27;2.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杭州 310023)

摘要: 由于上下文、交际场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言”与“意”的分离成为普遍现象。“言”与“意”的理解受制于语境,语境对“言”与“意”之间距离产生影响。对“言”的理解需从语境的角度出发,将话语放入语境中,通过上下文和交际语境的考察,同时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正确解读语义,使听者正确理解说话者的含意。

关键词: 言;意;语境;上下文;社会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9)02-0135-04

Distance between utterance and interpretation

LIAN Qiao-hong^{1,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deals with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istance between utterance and its interpret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textu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ntext, the situa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rough analysis of several Chinese and English cases, the study aims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only by placing the utterance in certain context, thinking twice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relating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t the time when the utterance takes place can the pragmatic meaning be implied and interpreted properly.

Key words: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situation; contex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中国人向来追求“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讲求“不假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杭州的“我心相印”亭便是取自佛偈“勿需言,彼此意会。”诸如此类的说法最先来自佛教,后来慢慢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成为人们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以心传心”仅是佛家追求的高境界,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灵犀与默契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

的。但是这些说法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言”与“意”之间是可以分离的,它们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正如吕叔湘所言: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之中,有字句显示的意义,有字句暗示的意义;在字句显示的意义之中,有单字、单词的意义,有语法结构的意义^[1]。所以才有诸如“言

收稿日期:2008-09-01

作者简介:连巧红(1980—),女,浙江温岭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语教学与翻译研究。

不尽意”“意在言外”“求之于字里行间”等说法。

“言”与“意”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先哲们所关注,他们分别从语言、哲学、逻辑及心理等方面展开过研究、讨论和论述。刘焕辉指出:语义是一个并非处于静态的单质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不断接受多种异质因素介入的开放的系统^[2]。这就是人类独有的自然语言的特点,也是语形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变化不定的原因。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认为: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3]。与英语不同的是,由于汉语缺乏发达的形态,很多语法现象是渐变而不是顿变,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遇到各种“中间状态”^[4]。汉语的语法、句法的灵活性、模糊性造成汉语中普遍的“像此也像彼,既不像此,也不像彼”等现象。汉语重意合而不重形合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在分析和研究汉语问题的时候,不能一刀切,追求简单的非此即彼,而要注意汉语的文化特征,从句子语义、语境及语用等方面协调联系来融会贯通句意。王力首先提出“意合”的说法,汉语有的以虚词表示连带关系,而有的是以意会的,叫意合法^[5]。林宝卿对意合作了进一步阐述:意合法指汉语的语法关系不是靠形态来表现,而是采取提取意义支点的方法,依赖语义的搭配,语用的因素来反应词语的组合关系,了解句子的意思。它跟西方语言重形合,句中各种意群成分的结合都用适当连接词和介词来表现相互关系不同^[6]。以马致远的元曲《天净沙·秋思》为例: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诗中用常见的景物构成一幅精美的图画,全诗共 28 个字。其中有 12 个名词,共 25 字,一个动词词组“西下”和一个介词“在”。全诗一气呵成而没有堆砌的痕迹。用景物来点染“秋”,同时也用景物来表现“思”和“念”,渲染出一种孤独、寂寞和悲苦的心境和氛围,显示出作者捕捉形象的高超才能。这种意合的句式不仅存在古代,现代语言中也屡见不鲜。“言”与“意”的分离是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由于汉语的特殊性,使得“言”和“意”的分离在汉语中特别显著。

“言”与“意”的分离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言”与“意”之间的距离到底是“相去甚远”还是“仅

一线牵”? 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人们是如何利用“言”与“意”的距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呢? 听者又是如何求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呢? 为此,笔者将通过汉语例子对上述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以期引起共鸣。

1 “言”和“意”的含义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将几个相关概念作说明。这里的“言”不是指语言本身,不是指脱离人和社会独立存在的纯客观的符号系统,而是指“言辞”或“文辞”即话语形式^[4],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在交际环境中说的话,即 utterance。这里的“意”不是现成的、复现的、社会共用的、数量有限相对稳定的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2]。这里的“意”是指语言符号在使用中所产生的意义,它是临时的、个人传造的,其数量是无限的、非固定的。“意”指话语所表达的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言语意图,等同于“话语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或“言辞义”^[2]。刘焕辉还提到,作为话语含义的意是包含了言语意图在内的,其中话语内容是话语的表层意思,话语用意才是它的深层含义^[2]。语言直觉表明,人们想表达的意思经常会超出话的字面或话面意思。日常生活中的“言”往往除去表层意思外,还包涵了深层含义。下面一则笑话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一男一女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夜色很美,女子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男士答道:“是啊,明天一定出大太阳,正好晒被子。”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当成一个笑话是因为那位男士仅仅从表层上去理解对方的话,从而无法体会到对方的一片心思,把对方极力要营造的浪漫气氛给破坏了。

正如 Blimes 所言:在日常对话中,我们通常不是直接地表达我们的见解,而总是通过语言的潜在意思来表明我们的真实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对话原则,判断出说话者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就使用“话语含义”。因此,“话语含义”就是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对话所隐含的深层含义^[2]。

2 语境对“言”与“意”之间距离的影响

2.1 语 境

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际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编码(coding)和解码(decoding)的过程,表达者根据自己

的言语意图,决定话语内容,再寻找最好的话语组合形式即“言”,把意思传达给接受者;接受者根据听到或看到的话语形式,首先了解话语的表层含义,再结合语境获得深层话语含义,从而揣度表达者的意图,解析深层结构。人们在进行对话时,要遵守合作原则。所谓合作,具体来说就是:1)说真话,不说假话;2)提供适量的信息;3)提供与谈话目的相关的信息;4)说话清楚明了^[8]。在合作的前提下,听者就能通过推理获得说话者的弦外之音。张美芳和黄国文引用了 Baker 在“*In Other Words—A Cousebook on Translation*”中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在交际中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

A: What is Jane up to these days?

B: It's raining.^[9]

表面看来,B是答非所问。但实际上,他有可能是故意违反合作原则。因此A就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去理解B的含意。其含意至少有两种:一是“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二是“你弄错了——你不该问我这个问题。”

Jacob Mey认为:想知道人们的实际意图是什么,就必须理解他们说话的内容。但是没有技巧的理解过程,往往导致误解,因此似乎毫无例外地对多数对话者来说,这种理解的技巧是必需的。从根本上讲,理解话语其实就是猜测,或者用美化了的词语讲,就是假设^[10]。对话语的理解是一种猜测,至于这种猜测能否正确,很大程度取决于听话人对语境的解释。下面一个例子便是说明语境对话语的解释功能:

甲乙两人看到一肥胖女士骑着一辆很小的自行车。甲说:“这车真不错,可以折叠,携带方便。”乙说:“还很结实。”

从对话的字面意思看,甲乙讨论的仅仅是那辆车,但是如果考虑当时的语境,甲乙看到一肥胖女士骑着一辆很小的自行车,就可以知道乙说的那句话不是指车,而是影射那位女士很胖。

2.2 语境包括的因素及对“言”与“意”间距离的作用

Jacob Mey认为语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静态的。从广义上讲,语境就是不断在变化的环境,使在对话的参与者们在对话过程中进行互动,且在这种变动的语言环境中,说话者的语言表达变得更好理解^[10]。语境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是指语言因素的上下文,而广义的语境则概念外延不断获得扩展,几乎把言语交际双方的身份、经历、职业、

思想、性格和交际动机、时间、地点、场合及时代背景等一切主客观因素都包罗进去了^[2]。语境的解释功能有助于听话者更好地理解话语含义。因为话语是在特定语境中说出或写出的,相关语境因素能够给话语含义的理解提供一个大致确定的语义指向^[2]。Jacob Mey还指出:语境并不只是一种参考。语境是一种行为。语境是用来说明什么的,也是我们对对话的真正语义,使我们的对话起到实际功用^[10]。语境大致可以分为一定话语单位的前言后语、交际场合、社会文化背景这三大要素。

话语的前言后语就是狭义的语境,也称为言内语境,是一定话语单位在言语链条中的前后环境,言辞以内之境^[2],上下文作为言内语境,对确定词义和句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汉语中一字多义或一词多义的现象突出,因此,人们常常要借助于言内语境来确定一个字或者词的意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难过”一词在下面三句话中分别有不同的意思,只要借助于言内语境就能明确意义。

1) 他不理我了,我很难过。

2) 我的肚子真难过。

3) 我家门前的小桥很难过。

第一句中的“难过”指的是心理上的一种伤心难受,第二句中的“难过”表示生理上的一种不舒服,而第三句中的难过则是“难以通过”的意思。类似的语言变异现象在汉语中屡见不鲜,对它们的理解要借助于具体的上下文。

话语的含义不仅仅存在于上下文中,还存在于一定的交际场景中。交际场景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交际话题和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所形成的交际氛围的场景化^[2]。上下文常常不能帮助人们获得对话语含义的完整理解,所以要真正把握话语的意义还得跳出言内环境,到交际场景中寻求答案。这里是两首古诗对答,由于其典型性,经常被引用来说明交际场景的解释功能: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近试上张水部》为唐朝朱庆余所作。朱庆余曾得到张籍的赏识,而张籍又乐于荐拔后辈。因而朱庆余在临应考前作这首诗献给他,借以征求意见。诗中用“入时无”三字精心设问寓意自明,令人惊叹。而张籍在《酬朱庆余》诗中答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把朱氏比作越州镜湖的采菱女，不仅长得艳丽动人，而且有绝妙的歌喉，这是身着丝绸的其他越女不能比的。这两首诗，酬答俱妙，被称为千古佳话，流誉诗坛。

同时，理解话语含义也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每句话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带上了特定社会和时代的烙印。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12]。

当两个人进行对话时，如果说话者和听者是来自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文化背景的，对话中的特殊含意会更有效地被传达。但如果双方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类型，那么，人们对特殊会话含意进行推导时，往往会以自己所归属的文化常识为参照物。如果人们对同一事物所形成的印象一样，那么推导出来的特殊会话含意也不一样^[11]。以下为 A（中国英语学习者）与 B（美国人）的对话：

A: You don't look well. What's wrong?

B: I'm feeling sick. A cold, I guess.

A: Go and see a doctor. You should drink more water. And take pills. They work to help you feel better. Put on more clothes. Have a good rest.

B: Who you think you are!

中国学生 A 来自于集体文化浓厚的社会，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求，他所说的话无非是为了表达对 B 的关心，但对来自于强调个体主义文化并追求个人主义社会的 B 来说，A 的话明显超过了他的忍受范围，他无法理解 A 的特殊话语含意。如果 B 和 A 来自于同一个社会文化背景，那么他就会推断出 A 话语中的含意，并以一句“谢谢”来回应 A。所以，人

们在理解话语含义时，不能忽视社会语境的作用。

3 结 语

要真正理解话语中的深层含义离不开语境。将话语放入语境中，通过上下文和交际语境的考察，同时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正确解读语义，作出符合话语原意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求不尽之意于言中，才能利用语言更好更有效地传情达意。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语文常谈[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112.
- [2] 刘焕辉. 言于意之谜: 探索话语的语义迷宫[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52-61.
- [3] 王力. 王力文集[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67.
- [4]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90.
- [5] 王力. 汉语语法纲要[M].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45.
- [6] 林宝卿. 汉语与中国文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75.
- [7] BLIMES J. The Concept of Preference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G]. Language i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3.
- [8] 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32.
- [9] 张美芳, 黄国文. 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77.
- [10] MEY Jacob.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41-46.
- [11] 唐根德, 欧阳丽萍. 跨文化交际与特殊会话含意的理解[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209(8): 9-10.
- [12] 张辉. 英语会话中的中西文化差异比较[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09(1): 98-100.